

卷三十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隱公 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仲子孟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立桓公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三十三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晉 鄭 侯 年 宋 穆 年 齊 宣 公 九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蔡

隱元年

後從王然後往王使由于城麋昭王使王孫由于復命

已城畢而子西問高厚焉子西問城之高非知由于不

子西曰不能言汝既自知如辭則當辭而勿行城不知高厚小

大築城尚不知其何知當復與對曰固辭不能言我固

矣高厚小大之數子使余也子謂子西汝人各有能有不能凡人之才

所不能者王遇盜於雲中去年遇盜於余受其戈由于

受戈其所猶在被傷之袒而示之背解衣袒裊以曰此

余所能也言此事則脾洩之事于脾洩之事余亦弗能

也此則子西所能而已所不能也三十二卷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三

定公下

丁酉六年公侵鄭周儋翻作亂鄭人為之伐周往師之

不假道於衛過衛國而不及還及師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時虎將逐三桓欲使出自

東門自東門而出蓋不假衛侯怒靈公使彌子瑕追之

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

公乘輦而往曰尤人而效之尤責也言既責魯人入國

其非禮也魯既無禮效昭公之難季平子逐昭君將呂

定六年

文之舒鼎衛文公鑄鼎名之曰舒鼎成之昭昭其衛成公得寶龜灼之

昭定之擊鑑衛定公有擊帶以鑑為飾今苟有可以昭然蓋古之遺服擇用一焉則以此三寶物擇公子與二三臣

之子諸大夫之子與諸侯苟憂之諸侯苟有憂將呂為之

質則將以其子為質此群臣之所聞也此事乃衛國群

今將呂小忿蒙舊德衛欲納昭公是舊有德於魯也今

日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大姒之子太姒文王唯周公

康叔為相睦也周公魯始祖康叔衛始而效小人呂棄

之言此不假道入國門之事乃小人陽虎不亦誣乎亦

之所為今乃欲效其尤而棄魯衛之睦

誣周之甚乎天將多陽虎之罪陽虎本小人天呂斃之而致

也君姑待之勸衛盟公且若何亦可乃止衛靈公乃止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楚以

楚國大惕楚人敗北既懼懼其子期又子期又曰陵師敗于

繁陽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陵師即陸軍也因上舟師

令尹子西喜子西為令尹見數敗曰乃今可為矣為治

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於是自郢遷都而改紀其

政改其政而新之呂定楚國於是楚國賴

紀其政而理之

巳亥八年是歲陳懷公卒季寤子言也季公鉏極公彌

季桓子公山不狃季氏費邑宰即公山弗擾也皆不得志於季氏

皆不得為季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故無寵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為亂故

五人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故號三桓桓陽虎欲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

更叔孫氏而已自順祀先公而祈焉逆祀也陽虎將行

代孟懿子去上声順祀先公而祈焉文公二年躋僖公

大事故祈于先公始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欲

正閔公於僖公之上夜因享季氏而殺之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處父即公欽陽曰季

氏戒都車季氏戒都邑之兵車何故將以何事孟孫曰吾弗聞

言我不處父曰亂也言汝不知必及於子禍亦必及先

備諸先為之備可也林楚御桓子林楚為季桓子御車桓子曰謂林楚曰而能

曰我適孟氏乎而汝也言汝能載我往孟氏乎對曰林楚不敢愛死言

自愛死不敢桓子曰往也言必往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

叔孫不取之子也陽虎劫曰伐孟氏季孫在孟氏故并伐之公欽

處父與陽氏戰于棘下處父孟氏家臣也與陽氏戰于棘下之地陽氏敗陽

兵陽虎說甲如公宮陽虎脫甲而入定公之宮中示無所畏說音脫取寶玉大

弓以出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舍於五父

之衢五父衢路名陽寢而為食寢宿而其徒曰陽虎追

其將至言不可寢食於此虎曰魯人聞吾出魯人謂季

其將至言不可寢食於此虎曰魯人聞吾出魯人謂季

出喜於徵成先是陽虎召季孫於蒲圃將殺何暇追余

奔我陽虎入于謹陽關百叛陽虎據其邑以叛

庚子九年陳閔公元年是歲秦哀公卒孫宋樂祁卒于

晉六年樂祁使于晉晉人執宋公使樂大心逆樂祁之

尸景公使樂大心盟于辭不肯偽有疾子明謂桐

門右師子明即樂祁之子淵也出右師子明叔父也適

使去曰吾猶衰經子明言我居父喪而子擊鐘擊鐘作

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何也果何為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樂

未歸之喪故也故不既卒事而告人右師私曰已衰經而

生子誦子明居父余何故舍鐘言生子罪重子明聞之

聞右師怒怒右師言於公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逐之

年終叔孫鄭馬歛殺鄧析駟歛字子然代子太叔為

鄭市而用其竹刑鄭祈欲改鄭所鑄刑鼎舊制不受君

刑鄭駟歛蓋殺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駟歛殺國家賢

於國苟有可已加於國家者九人才能苟有棄其邪可

也此人雖微有邪惡故用其道故用其所不棄其人則

當殺詩云詩召南蔽芾甘棠蔽芾小貌其棠樹勿剪勿

伐不可剪除召伯所茇茇草舍也蓋召伯曾於此樹之

定九年

思其人猶愛其樹言召南詩人思召伯為人况用其道

而不恤其人乎何况子然用鄧析之子然無言勸能矣

子然必無以勸勉後來之賢能矣○陽虎歸寶玉大弓

傳言子然嗣太叔為政鄭日衰弱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於用而取惡奔齊魯伐陽關陽虎犯請師臣伐魯

請齊景公曰三加言齊若三次必取之則可得齊侯將

以兵伐魯景公將鮑文子諫曰文子鮑國也臣嘗為隸於施

許之從其請鮑文子諫曰時年九十餘臣嘗為隸於施

氏矣施氏魯大夫也鮑國嘗為其臣魯未可取也言魯

可上下猶和魯之君臣衆庶猶睦魯之民庶能事大國

善事而無天菑天不降之災若之何取之如其國也

陽虎欲勤齊師也陽虎之意但欲齊師罷齊師既疲

臣必多歿齊之大臣必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此之時

始奮發其詐夫陽虎有寵於季氏季氏初寵陽虎而將

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享臣不利魯國以為魯而求容焉

得罪於魯而親富不親仁而親富家巨室君焉用之

求容身於齊而親富不親仁而親富家巨室君焉用之

何用此君富於季氏吾君之則貨比而大於魯國吾君

地比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此固陽虎所欲傾覆而

則又大矣而君又收之吾君又無乃害

定九年

將東歸適趙氏歸趙簡子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以趙簡子

受陽虎為亂之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也

辛丑十年蔡惠公鄭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積年交兵至是講和定公

會齊景公于祝其之地實夾谷經書會于夾谷故傳孔丘相時孔子為

魯司寇以相犁彌言於齊侯犁彌前年夷儀讓登者亦齊大夫也曰孔丘

知禮而無勇言孔丘雖禮有餘而勇却不足若使萊人君兵劫魯侯

齊所城萊夷人也若使萊夷以兵劫魯君於會必得志焉則齊必得志于魯也齊侯從之

齊景公曰士兵之命命士官以兵伐萊人兩君合好齊魯兩君相合而裔夷之俘而遠夷之俘囚之

餘敢用兵以亂其好以制反非齊君所自命諸侯也此非齊君所以命諸侯會好

本意當謀問諸夏夷不亂華萊是夷狄不當擾亂中華俘不

干盟俘囚之餘不當干犯盟誓兵不偪好兵戎之事不和於神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以德言之則害於義於人為失禮以人事言之則為不善

失禮之則為君必不然齊君本心必不肯如此也齊侯聞之景公聞孔子之言而愧服

遽辟之即命闕去萊兵辟婢亦反將盟定公既退二國微臣共終盟事齊人加于載

書曰齊人登載盟書有云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魯當從齊之役若齊師出而有征伐

諸侯而不臣甲車三百乘從我者而魯人不可以兵車三百乘從齊征伐者三

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也當如此詛有如此盟當如此詛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定十年

定十年

定十年

孔子使大夫茲無還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汶陽本魯田為齊所

揖齊人而答還音六吾且共命者而但令我供三百乘之命者共音供亦如之當

受此盟禍也蓋齊取魯兵車須齊侯將享公齊侯將以享禮待定

得汶陽之田乃是當三百乘救齊魯之故言二國之舊典吾

公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乃齊景公之嬖人齊魯之故

子何不聞焉汝豈不素知其事事既成矣盟會已畢而又享之又設享禮

是勤執事也是徒勤勞汝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也

等禮器列於朝廷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嘉美之樂

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不作於野外此言享禮

畜行於朝廟饗而既具禮設使享禮已備是棄禮也是以宗廟之禮棄諸野外

若其不具若設享而禮樂不備禮樂殺者言享不備禮則為

用秕稗也秕稗皮賣反用秕稗若禮不成君辱則所

兩國之棄禮名惡若禮成而棄其舊子盍圖之吾子何

夫享大九享所昭德也所以昭明不昭君辱名惡不

如其已也不若止乃不果享孔子知齊懷許故以正禮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鄆也謹也龜陰也三邑皆汶

魯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未有言來歸田者齊西言

取謹聞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而言來歸以是為齊人

之類則以夫子相夾谷侯犯呂邱叛侯犯孫氏家

之會也音運謹音歡侯犯孫氏家

私邑侯犯據其武叔懿子圍邱武叔孫州仇也懿子

邑以叛邱音后武叔懿子圍邱武叔孫州仇也懿子

弗克圍邱城二子及齊師復圍邱武叔懿子復與弗克

左傳同詳

定十年

又不侯犯奔齊印人叛侯犯齊人乃致印致其名武叔

聘于齊謝攻印也齊侯享之齊景公為設曰子叔孫呼武叔

若使印在君之他竟與齊國境上相接寡人何知焉則

不敢與知其也屬與救邑際今印邑適與故敢助君憂之故

助汝憂慮其事也此意對曰非寡君之望也答言齊之

蓋以致印德色於叔孫魯所以服封疆社稷是以為猶為也蓋

望外魯所事君事齊君者封疆社稷是以為猶為也蓋

託也之所敢印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即家臣謂侯犯也言

夫不令之臣不令謂不遵命天下之所惡也乃天下人

惡者惡君豈印為寡君賜言齊君致印其義在於討

癸卯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字子路為將墮三都

三都三桓之私邑費印成也以其強於是叔孫氏墮印

武叔先墮印邑季氏將墮費季孫斯將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曰襲魯不狃費邑宰也輒不得志於公與三子入于

季氏之宮定公與孟孫叔孫季孫登武子之臺登季武

之費人攻之與三子弗克不能入及公側費人之兵仲

尼命申旬須樂頎下伐之時孔子為大司寇命二大夫

費人北北逐北謂國人追之而追之敗諸姑蔑敗費人

之二子奔齊皆走奔齊遂墮費遂毀費將墮成成孟

地之二子奔齊皆走奔齊遂墮費遂毀費將墮成成孟

定十三年

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處父成邑宰也與齊人必至于

北門則魯之北境無所蔽且成之為邑孟氏之保障也

孟氏賴成邑無成若無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汝但為不我為不墮不自固守成邑公圍成定公以

弗克處父固守亦不能克○按三都之墮莫難於邱

甲辰十三年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董安子聞之安于趙氏家臣告趙

孟曰趙孟即先備諸備可乎趙孟曰晉國有命言晉國

始禍者死為禍首者必殺無赦為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安于

曰與其害於民言與其作亂寧我獨死寧以我當始禍

請曰我說晉國若討可殺趙孟不可趙鞅不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范氏吉射之族中行氏荀寅之族果趙

鞅奔晉陽簡子走私邑晉人圍之圍晉陽荀躒言於晉侯曰

荀躒荀盈之子智文子也君命大臣言晉君有始禍者

死先倡亂者載書在河載在盟書今三臣始禍今范中

趙氏三子而獨逐鞅乃黨范中行而獨刑已不鈞矣其

刑甚不請皆逐之請并逐范氏中荀躒智文韓不信韓

子魏曼多魏襄奉公曰伐范氏中行氏三子奉晉定公

定十年

弗克不能取勝二子將伐公荀寅范吉射齊高強曰高強齊子昭公十年三折肱知為良醫言譬如人三次折臂歷

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君一事為不可之良醫識病唯伐民弗

與也所共不與也我曰伐君在此矣此矣故滌知良醫

治療之法三家未睦智文子韓魏三家未相親睦必不相救援可盡克也可伐而

克之既勝三家君將誰與則復與誰哉若先伐君若必欲先

是使睦也是激三家使相親睦而拒我也弗聽二氏不從遂伐公先伐

國人助公國人義二二子敗范中行敗從而伐之而伐范

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朝歌之邑韓魏召趙氏為請

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趙鞅入于絳簡子復歸晉都以初衛公

叔文子朝而請于靈公文子公叔發也先是文子朝退

既朝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即史魚文子見史鮪曰子必

禍矣言汝必招禍子富而君貪汝過於富罪其及子乎

罪必及子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我不先以享公

是吾罪也此則我君既許我矣今君已許其若之何

何以史鮪曰無害言亦可子臣言汝能可呂免猶可以

富而能臣雖多財而必免於難難矣去聲上下同之

自上下及下同用此道戊也戊文子之子公叔其亾乎必有取富

定十三年

而不驕者鮮富而不驕者少吾唯子之見我之所見唯

驕而不亾者驕汰橫生而不至滅亾者未之有也亦古今無是理也戍必與

焉言公叔戍必得禍難也與去聲及文子卒公叔發卒未詳何年衛侯始惡於公

叔戍故夫人譖戍於靈公為明年衛逐公叔戍傳

乙巳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果如史○梁嬰父

惡董安于梁嬰父晉大夫疾惡董安于之為人惡鳥路反謂知文子曰文子荀

音智下同不殺安于言不殺董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使得終身治趙氏之家政

趙氏必得晉國則趙氏富強晉國必為所有矣盍呂其先發難也何不

首發范中行之難討於趙氏責趙氏而使殺安于文子使告於趙

孟曰荀躒信其言乃使人告於趙鞅范中行氏雖信為亂言荀寅范吉

安于則發之亦由安于請趙氏先發是安于與謀亂也激

其亂與預謀同是安于亦在始亂之數矣晉國有命始禍者年見去注二子既

伏其罪矣二子出奔朝歌已伏罪矣敢呂告安于之罪趙孟患之趙

聞其言患無以處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言我若死晉國類以安寧趙氏定

趙氏賴將焉用生則我安用偷生為哉焉煙人誰不歿人無有不歿者吾歿

莫矣我今死已為遲矣莫音暮乃縊而死安于遂乃趙孟尸諸市簡

乃陳安于而告於知氏而使人復命於荀躒曰王命戮罪人言汝

討戮罪人安于既伏其辜矣安于既伏罪而自殺矣敢呂告敢以其事

罪人安于既伏其辜矣安于既伏罪而自殺矣敢呂告敢以其事

知伯從趙孟盟知文子從而後趙氏定而後簡子之祀

安于於廟安于殺身以安趙氏故○吳伐越五年吳伐

越允常吳與兵伐之越子句踐禦之越君名句踐者陳

于馮李馮李吳地二師陣于句踐患吳之整也吳師嚴

犯句踐使成之士往亂其不動吳師

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句踐又使罪人當成者列為三

祝而辭曰而致二君有治言吳越二臣奸旗鼓我等奸

之令奸不敏于君之行前以其不才在不敢逃刑不敢

刑敢歸死敢自歸遂自剄也言罪皆以劍自師屬之目

皆注日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乘其怪訐大敗之

靈姑浮呂戈擊闔廬姑浮越闔廬傷將指吳子足大指

去取其一履闔廬足傷失還吳兵卒於陘闔廬卒于陘

刑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既立使人立苟出入夫差每

必謂已曰夫差使立庭之人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而

也言汝忘越必呼其名云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而

也殺汝父乎則對曰唯夫差必應其人不敢忘

也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公元○衛靈公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南子宋子姓女也宋公子朝舊太子蒯聵過宋

野蒯聵衛靈公太子莊公也時獻孟也野人歌之野人之

為歌以譏曰既定爾妻豬以喻南子求子者蓋歸吾艾

殺艾老也殺牲豕也以喻宋朝蓋猪之求子者得牡

子羞之歌而耻之謂戲陽速曰戲陽速太子從我而朝少

君少君夫人也言汝少君見我夫人出我顧我若反乃

殺之汝即殺速曰諾許太子乃朝夫人乃如約而夫人

見太子南子出太子三顧三次戲陽速速不進不進殺夫人

見其色南子見太子色啼而走啼哭而走曰蒯聩將殺

余訴於靈公言公執其手靈公乃執南子之手呂登臺登臺而居以避其禍

太子奔宋蒯聩走而盡逐其黨靈公盡逐太子告人曰

戲陽速禍余言速不進殺夫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

余言太子將太子無道蒯聩大使余殺其母使我進殺

余不許設我不將戕於余則必先若殺夫人我若果將

呂余說必將歸罪於我余是故許而弗為我所以陽

也殺呂紆吾死如此者求以緩諺曰俗語民保於信言人

保其可以吾呂信義也而從雖誰太子似乎不信矣

丙午十五年吳夫差邾隱公來朝邾君名益子貢觀焉

子貢姓端木名邾子執玉高朝必執玉為贊其容仰惟

故公受玉卑魯定公受贊其容俯惟卑子貢曰禮觀

定十五年

之以朝會之禮二君者皆有死二君皆將有夫禮

夫禮之觀二君行事死生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於將左右周

旋將於左右進退俯仰進退俯仰之間於是乎取之

皆取之於禮朝祀喪戎禮祀吉禮喪凶禮戎軍禮於是乎觀

之合度今正月相朝君相見而皆不度而皆不合心

已亾矣心之精爽已先亾矣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

無體也即如人之何且能久二君必無高仰驕也邾子執玉高

傲也心之驕卑俯替也公受玉卑其容俯驕近亂驕則近替

近疾替則近君為主定公為其先亾乎主先賓後主公

堯其年五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孔子稱子貢不幸是

使賜多言者也是使子貢輕易多言者由此也子貢言

皆如子貢之言語之士故孔子抑之其後哀公七年魯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

皆如子貢之言皆如子貢之言